



晋祠地区八路军助农秋收（作者供图）

晋祠秋收照 见证鱼水情

彭庆东

一张珍贵历史照片，定格峥嵘革命岁月，镌刻并州红色记忆。这是一张个人收藏拍摄于1944年稻收季节的老照片，生动再现了抗战时期八路军与晋祠地区群众同心劳作、抢收稻谷的感人场景，真实见证了战火纷飞年代军民相依、共御外敌的鱼水深情，为太原抗战史、地方农耕史研究留存了鲜活的实物影像资料。

在1937年至1945年的全面抗战期间，晋祠地区地处敌我拉锯作战前沿，属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重要建设区域。彼时日军频繁发动“扫荡”，肆意破坏农业生产，严重威胁群众生计与根据地粮食安全。抢收秋粮、守住粮源，成为根据地军民抗战的关键任务。

这张留存的历史照片再现了当年秋收劳作的实景。画面中，身着制式军装、腰扎武装带的八路军指战员，与当地农户并肩弯腰劳作，熟练收割稻谷，田间一派忙碌有序的秋收景象。远处悬瓮山山轮廓清晰可辨，与晋祠地区独有稻田农耕风貌相映成景，地域辨识度极高。战士们放下枪拿起镰刀，利用战斗间隙投身农耕生产，全力以赴抢收成熟稻谷，用实际行动守护群众劳动成果，保障根据地粮源稳定。

烽火岁月里，助农秋收不是寻常农事，而是一场保民生、固根基、抗封锁的战斗行动。面对日军的经济封锁与军事侵扰，八路军始终严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心系群众、为民纾困，主动投身农业生产，帮助群众抢抓农时、颗粒归仓，有效规避了粮食损毁、被掠夺的风险，一举筑牢群众生活保障与前线作战物资补给双重防线。在常年互帮互助、同心抗战的历程中，军队护民、拥军支前的良性互动不断深化，凝聚起军民团结抗战的磅礴力量。

这张珍贵照片兼具红色史料价值与地域文化价值。一方面，直观再现了抗战时期太原南部根据地的生产生活原貌，是晋祠地区军民同心抗敌、坚守家园的有力佐证，生动诠释了抗战胜利的群众根基与物质支撑；另一方面，照片完整留存了近代晋祠水稻种植、灌溉、秋收的实景风貌，接续传承了晋祠地区千年农耕文明脉络，为研究太原地方农业发展史、晋祠大米种植沿革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影像依据。

青釉公道杯

岳 娟



青釉荷叶式公道杯(太原市博物馆藏)

在太原市博物馆“转土成金——馆藏明清瓷器展”中，有一件体量不大却暗藏玄机的器物：青釉荷叶式公道杯。它高6.7厘米，口径11.1厘米，荷叶为形，撇口深腹，下承三足；杯里塑一小人，足下藏孔，与外壁贴塑的叶梗相通，通体施淡青釉，外壁釉下凸刻叶脉，远远望去，如刚从荷塘摘下的青叶。

青釉是一种含铁的釉料，经高温还原气氛（陶瓷烧制过程中的一种工艺环境）烧成后，呈现青绿色泽。釉料中铁元素在还原气氛中转化为二价铁，釉面便显出或深或浅的青意；窑工再通过调配釉料、控制还原气氛，烧出粉青、梅子青、豆青、冬青等不同色调。

公道杯的妙处，不在釉色，而在杯心。杯中立一人形，体内空心，藏一根倒U形小管，管口端与杯沿等高；人足与杯底衔接处另有一暗孔，直通杯外。斟酒时，若酒面低于管口，酒安稳可饮；一旦贪心斟满，酒没过管口，便触发虹吸现象，液体在弯管两侧压强差的推动下，从杯底暗孔一泄而出，滴酒不剩。正因它“斟酒公平，过满则倾”，古人称之为“公道杯”，又名“戒盈杯”“平心杯”，民间更留下“知足者水存，贪心者水尽”的巧喻。



任志聪

傅山曾言“不知篆籀从来，而讲字学书法，皆寐也”。初看所言，以为是专门针对小篆大篆而说，后来才明白，这引申出文字字义、演变、字法等问题。这种对文字学习的系统认知，贯穿傅山一生的学术及书法实践，并星星点点散落记录在其文集和各类校释中。

多少次，在傅山碑林像小学生般好奇、虔诚地收集傅山书法碑刻的一些异体字，借助阅读和字典，结合傅山的生平经历，小心求证，感觉这些字体，无不在规则法度之内（见配图）。傅山使用异体字，表面似乎是在顺应社会书写的复古思潮，追随模仿秦汉碑刻古隶中异体字使用，实则有复杂情绪的表达，并彰显他独特的个性，不了解这一点，就不可能全面理解傅山书法的风采。

其一，坚守气节之使然。明清革故鼎新之际，面对亡国之痛和清朝统治，他从积极奔走到消极反抗，特别是以文字为武器的反抗，贯穿了傅山的一生。如在《祝锡予词丈六十寿》中，“谍谲到侨黄”的“侨”作“腐”，《康熙字典》载“腐与侨同，客居也”，或许有明亡之后无以为家的无奈，还贴合他寄居山中接待访者的处境；“夜色满衣裳”的“夜”用篆书写法，或许暗含了侨居“夜”的漫长之意；“往时严议论”的“往”亦取篆体古字，似在表达已没有了“往”的来路。楷书《崔涂赤壁怀古诗》中，他选择了“天”



传承傅山文化

的粗陋异体字，或许隐晦表达对天不满；隶书《东壁图书府》“通诗知国政”的“国”用异体字，似乎传递了“此国非彼国”的忧愤。

其二，隐者高深学问的显示。傅山虽为名士大儒，但也需要卖字谋生，异体字正好显示其学问和本领。如在《奉祝顾公曹先生六十岁序》中，“惟恐其颖之不露”中“恐”的异体字取自隶书；“先生同年友也”的“友”，取自篆书。抄录杜甫《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诗“兴移无洒扫”一句中，“移”用篆隶过渡的隶变字体，“无”字运用繁体“無”的变形，下面四点又写为“亡”。而他的《四体书·左思咏史八首十条屏》，异体字尤多，并使用了“無”的多种异体，或下作“林”或作“火”等；还有“郭”“地”“使”“若”等异体字，可谓随手拈来。

其三，契合书法文字变化创新的需求。秉持如“文似看山不喜平”的创作心理：有看不懂处，才能吸引读者探究看下去，并实现作品的传播。所以，一般讲傅山的书法作品常有一些让常人看不懂的字，异体字是他设置障碍的一种重要形式。如《文昌帝君阴骘文》“垂训以格人非”一句中的“垂”字，他用篆字改造而成，将竖画变为弯钩；“褒氏济人”中“济”，以“活”的异体字替代。行草书“酒陈茶枪次第陈”的“枪”，源自篆书“鎗”，再以行草笔法演绎。隶书孟郊《游华山云台观》中，“岳”用篆隶书写，“石”取战国古文字，“闻”的异体书写，与字典稍有不同，其中部件有“民”旁与“氏”旁两种异体，字典中是“氏”旁，傅山选用了“民”。而行草书《孙逊宿云门寺阁诗》“烟花

象外幽”一句中“象”字，选用象形金文，以行书笔法写出，宛如画了一个象，丰富了字法书写层次。

从亘古不变的人性及心理演绎，与400多年的傅山书法互动，观文观字，所思所想，或有牵强的成分，但差别仅在时间和空间上。而图片所选字体基本着眼于傅山碑林书法字体，未涉及如《蒲庐妙翰》及《隶书千字文》等小字书写的异体字。有朋友说那里面更多，甚至疯狂，或许显示了傅山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据说现代一个专门研究语言古文字的专家学者掌握汉字的能力在一万字左右，现在普通人的识字水平一般在三四千字左右。一位大学中文系毕业、古文造诣很深、深谙格律诗并一生从事写作及书法的朋友，觉得自己也就掌握了七千个字左右，而傅山文字的山有多高无从知道。但从异体字的使用量和频率看，他的一句诗，或许给出了我们答案——“既是为山平不得，我来添尔一青峰”。

上追千年，回想宋代“身处庙堂之高”的考生刘几，因受“太学体”影响，刻意使用生僻字与异体字（如“刘”作“繡”）追求险怪，遭欧阳修批驳“紕缪”而落榜，为这种小小的炫技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这是一次书写意向和当时主流价值观的碰撞，撞出了文字使用的风险。

而“身处江湖之远”的傅山，不必考虑“身前身后事”，可以在文字世界里自由翱翔，且可尽情地书写和享受异体字的情怀。从文化传承角度看，这些生僻字、异体字虽是文字传承长河中的微小浪花，现实中也并没有多大的用处，但见证了文字发展的曲折经历。

作者在傅山碑林收集的傅山异体字（作者供图）

鼻烟壶里的工艺与雅趣

郭 悦



粉彩竹报平安图鼻烟壶(武汉博物馆藏)

近日，太原市博物馆推出的“掌中珍玩——鼻烟壶精品展”，将一种曾风靡清代朝野的袖珍器物推至聚光灯下。这些仅盈握于掌心的小壶，不仅是盛放鼻烟的实用器，更是集绘画、书法、雕刻、镶嵌等技艺于一体的微缩工艺品。

鼻烟壶自明末清初由欧洲传入后，迅速与中国传统工艺结合，衍生出瓷、玉、玛瑙、玻璃、漆器等多种材质。其造型亦从早期的仿西洋样式，逐步演变为更符合国人审美的扁瓶式、连体式、象生式等，尤以符合黄金分割比例的扁壶最为经典。展览中，三件代表性文物尤为引人注目，它们以不同的材质与工艺，展现了鼻烟壶艺术的多元面貌。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粉彩竹报平安图鼻烟壶。这件清道光年制的鼻烟壶，高仅5.5厘米，扁瓶形制，珊瑚盖配象牙匙，尽显雅致。壶体一面绘鹤鸚立于山石，口衔灵芝，旁衬翠竹与水仙。“鹤”谐音“安”，竹则寓意“竹报平安”，灵芝象征祥瑞，三者结合，将传统吉祥文化浓缩于方寸之间。另一面则以荷塘鹭鸶为题，三只鹭鸶或昂首，或觅食，芦苇随风轻摇，营造出“一行白鹭上青天”的恬静意境。底足“道光年制”四字篆书款，更添官窑气韵。

另一件珍品粉彩钟馗嫁妹双连鼻烟壶，高5厘米，其双连瓶形制在鼻烟壶中颇为罕见。两壶腹部相连，分别配以珊瑚盖与翡翠盖，通体绘“钟馗嫁妹”民间故事图。钟馗怒目虬髯，小妹娇羞含情，送亲队伍吹吹打打，人物神态生动，场景热闹非凡。足内红彩“玩”“玉”二字款，既点明器物用途，又暗含“玩玉”之雅趣。这种

连体式鼻烟壶，以双壶相连象征“好事成双”，将民间故事的叙事性与器物的实用性巧妙结合，堪称清代民窑粉彩的佳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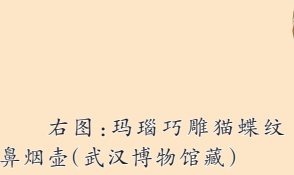
而玛瑙巧雕猫蝶纹鼻烟壶则展现了另一种工艺之美。这件高7厘米的玛瑙鼻烟壶，充分利用玛瑙天然的色泽纹理，以“俏色巧雕”技法呈现独特意趣。壶面下方，匠人借玛瑙的褐黄色，巧做一只猫背上的花纹。猫上方以同样手法巧做两只蝴蝶。猫蝶纹为中国传统经典吉祥长寿纹饰，“猫”谐音“耄”（指80岁），“蝶”谐音“耋”（指90岁），合在一起便是“耄耋之年”，祝福长辈福寿绵长、健康长寿。

从清康熙时期的简约青花，到乾隆时期的繁缛粉彩，再到道光时期的民俗趣味，鼻烟壶的演变轨迹，恰是清代社会审美变迁的缩影。

本文图片由作者拍摄



左图：粉彩钟馗嫁妹双连鼻烟壶(武汉博物馆藏)



右图：玛瑙巧雕猫蝶纹鼻烟壶(武汉博物馆藏)

铜人顶盘

邢占平



铜人顶盘（作者供图）

山西考古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名为“铜人顶盘”的文物，1999年出土于山西翼城大河口墓地1号墓，是西周霸国贵族墓葬中的珍品，通高仅15.2厘米，却以独特的造型与深厚的内涵，成为解读西周礼制与社会的重要物证。

器物的主体是一个跽坐的铜人，头顶着一只敞口浅腹的圆盘。跽坐是西周时期贵族与侍从的标准坐姿，双膝跪地、臀部压于脚后跟上，铜人双手置于膝上，姿态恭谨，仿佛随时伺候差遣。其面部刻画极具特色：眉骨突出，双目正视前方，眼神肃穆，鼻梁挺直，嘴唇微张，仿佛正欲开口应答；头发整齐后梳，

发纹清晰可辨，双耳轮廓分明，带着一种质朴而生动的写实感。铜人身着立领长袍，腰间束有带几何纹样的腰带，衣纹简洁流畅。头顶的圆盘与铜人一体铸成，盘壁轻薄，器形规整，与铜人融为一体。

这件铜人顶盘的出土地大河口墓地，是西周时期霸国的公族墓地。霸国是史籍中失载的西周方国，地处今山西翼城一带，与晋国相邻。1号墓作为霸国国君级别的墓葬，出土了大量青铜礼器、兵器与车马器，而这件铜人顶盘，最初被推测为灯具或器座，随着近年研究的深入，学者们结合出土情境与文献考证，确认它与西周时期贵族宴饮中的“罚爵”有关。《周礼》记载，西周贵族宴饮有“罚酒”之礼，未能遵守酒礼的宾客，会被令饮满爵酒以示惩戒。而铜人所代表的，正是宴饮中被罚酒的对象，头顶的圆盘则用来放置罚酒的酒杯，以这种带有惩戒意味的器物，时刻提醒贵族恪守礼制。



作者在傅山碑林收集的傅山异体字（作者供图）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收藏有一轴素雅画，这幅画曾在山西博物院举办的“灼灼其华——花鸟画艺术精品展”中展出，是清代女画家季筠所作的《花卉图》轴。

该画纸本设色，纵约三尺，横约一尺半。画中绘秋葵、凤仙、鸡冠、菊花等数种花卉，自上方蜿蜒而下，枝叶扶疏，花影绰约。画面右侧题识：“拟白云外史画意于花好月圆人寿之轩，时丙戌小阳月，季筠文佩作。”钤“季筠”白文印、“文佩”朱文印。左侧则有后人题跋，详述画家生平轶事，读之令人唏嘘。

该画作者季筠，是清代画史上一位鲜为人知却极具传奇色彩的女性画家。她字文佩，满洲人，为清末四川总督凤全之妻。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凤全在巴塘督办川边事务时，因处理土司事务激变，为巴塘土司所害，朝廷震悼，谥号“威愍”。

“白云外史”是清初画坛“常州派”开宗人物恽寿平的别号。恽氏善没骨花卉，其画风以潇洒秀逸、清新明丽著称，追随者众。季筠工画花卉，笔力秀润，深得恽氏写意之法。

画幅左侧的题跋，讲述了画家令人唏嘘的故事。该事在《益州书画录续编》中有记载：“嗣弟堂卒，奉命建祠，工竣，文佩投于嗣后荷池。”凤全遇害后，朝廷为表彰其忠烈，下令在成都为其建祠。季筠亲自督办建祠事宜，待工程竣工之日，她纵身跃入祠堂后的荷花池中，以身殉夫。

季筠投池殉情时，约在清光绪末年。彼时清廷风雨飘摇，个人的悲欢离合难以在时代留下痕迹。这幅《花卉图》轴，历经百年沧桑，从私人收藏入藏博物馆，让后人得以窥见一位清代女性的笔墨才情与人生抉择。



清·季筠 《花卉图》轴（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